



最幸福的人



上海人民聯合出版社



最幸福的人

美國 瑪爾茲 著

施咸榮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 學
最 幸 福 的 人

著 者 瑪 爾 茲
譯 者 施 咸 榮

書號.007 開本.762×1067 1/32 印張.4 $\frac{3}{8}$

字數.69 000 定價貳.77 [56]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本次印數 2 000 冊

5 001—7 000

定價 4.4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國明園路一六九號

• 發 行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三 新 印 刷 所 製 版

上海天潼路二三八號

協 記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鳳陽路一二七弄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ALBERT MALTZ
SHORT STORIES

Masses & Mainstream 等

內容提要

本書是美國當代進步作家阿爾伯特·瑪爾茲的短篇小說選，包括最幸福的人、路人、馬戲團到了鎮上、午後森林中等七篇代表作。有描寫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人民的慘痛生活，失業工人謀得隨時可能遭遇死亡的職業，反認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有描寫兒童純潔的心靈和脆弱的身體蒙受不合理制度的摧殘，也有描寫法西斯反動勢力迫害和平民主人民的獸行。

本書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尖銳地諷刺和抨擊了資本主義制度和勞動人民的敵人。

譯者前記

阿爾伯特·瑪爾茲 (Albert Maltz) 是美國現代著名的進步作家，也是傑出的和平戰士，一九〇八年生於紐約勃魯克林區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裏。他從二十四歲起就開始文學活動，跟人合作寫劇本旋轉木馬，後來在好萊塢寫作電影脚本。他的寫作技巧很高，常以高超的描寫筆法，從分析社會關係入手，通過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描繪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勾畫出在這制度下美國人民生活痛苦的片斷。他的作品揭穿了所謂『美國生活方式』的實質，向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少數壟斷資本家提出了強有力的控訴，就由於這，構成了他的『非美活動』的罪名，遭受到美國反動當局一連串的無理迫害。他先在一九四八年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訊，不久即被華納兄弟電影製片廠『清洗』出廠；隨後於一九四九年在『對國會不敬』的罪名下，被判處了一年徒刑。

瑪爾茲的創作是多樣的，包括劇本、電影脚本、短篇、中篇、長篇小說和論文集

等。較著名的劇本有黑礦、摩列遜案件；長篇小說有暗流、十字獎章與箭火；短篇小說集有世道；論文集有公民作家；電影脚本有不夜城、創子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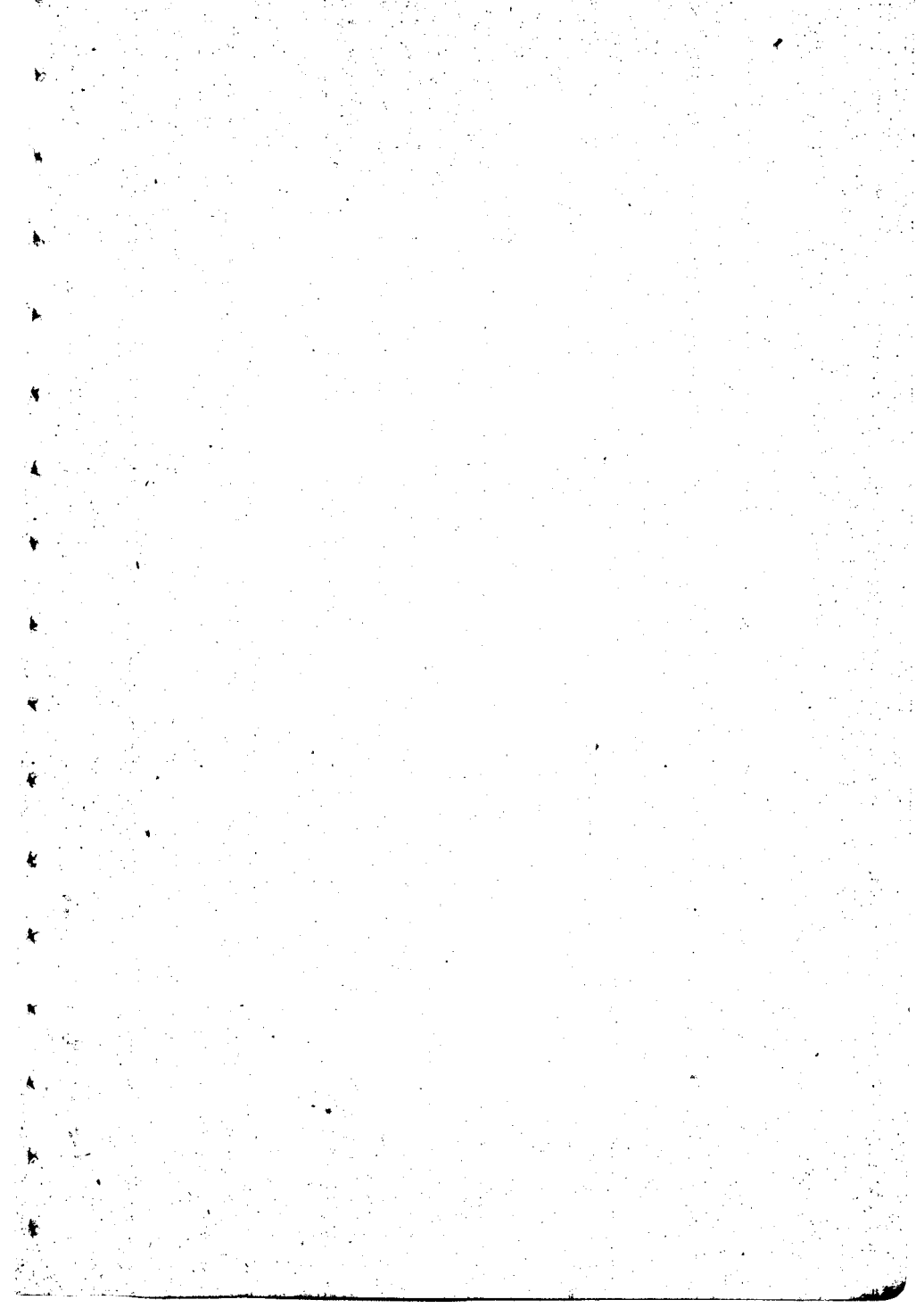
瑪爾茲是個有才能的作家，法斯特說他『了解人類，愛人類，對人類充滿了信心』，可是他寫得最好的還是短篇小說。這裏收集的是他一些較著名的短篇小說，其中馬戲團到了鎮上譯自美國進步雜誌一九五〇年七月號羣衆與主流（Masses & Mainstream）；最幸福的人和午後森林中譯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美國文學名著選集（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其餘四篇都選譯自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世道（The Way Things Are）。這裏要附帶說明的，就是午後森林中這個題目裏面包含有兩個意思：『森林』指人吃人的資本主義野蠻世界；『午後』指這個世界已日落西山，漸趨沒落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於北京。

目次

譯者前記.....	一
馬戲團到了鎮上.....	三
最幸福的人.....	五
午後森林中.....	七
遊戲.....	九
路人.....	七
再見.....	五
來自鄉下的一封信.....	三

最幸福的人



馬戲團到了鎮上

早晨七點四十五分，弟兄倆到了馬戲團的場地，發現馬戲團還沒有來。遼闊的綠色田野上仍是空空的，沒有帳幕，沒有穿着燦爛的肉紅色襯衣的少女，沒有大象和畸形動物，也沒有那些鎮上所傳說的關於馬戲團的其他東西。七歲大的亞倫從心底裏發出一聲失望的悲歎：『也許不會來了！』

十二歲的愛迪鎮靜地回答說：『廣告上說是星期六，不是嗎？別傻瓜啦。』他想了會，又說了一句：『咱們來的早很好，咱們準能找到工作，知道嗎？誰先來，就先用誰。』

『他們會不會要我，愛迪？』

愛迪真想這麼回答：『你問過多少次了，你這個傻瓜？我怎麼知道？』可是，因為他自己也深深地擔心着同樣的問題，所以他只好回答說：『我會替你找一些工作的。你

只要讓我來問一聲好了。」

『你知道有小丑嗎？』

『總是有小丑的。』

『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知道。』愛迪在褲兜裏掏出他的童子軍小刀，打開一把刀片。『咱們來玩「割地皮」吧。可以消磨時間。』

『我很想看的是那些小丑，』亞倫喃喃地說，『小丑和那可以打出人來的大砲。它要是不來，那才難受呢。』

他們盤着腿坐在草地上玩着。天颺着風，可是天色很好；太陽已經很暖和了，空氣中洋溢着春天的氣息；犁過的土地，剛割下來的乾草和各種野花的香味。

除了身長和體重不同外，弟兄倆的外貌很相似。兩人頭上的頭髮都很稀薄，都是白皮膚，藍眼睛，瘦削的、可愛的瓜子臉；兩人的身體都長得細長、碩健、瘦削。他們的穿著更顯示着他們是同胞兄弟：同樣褪色的、穿舊了的和補過的斜紋棉布袴；短袖的棉布襯衣，雖然顏色不同，剪裁卻完全一樣；破舊的軟底鞋用狹長的帶子膠補着。他們一邊

玩着遊戲，一邊閒談着馬戲團——一邊暗暗地擔憂着。愛迪沒看到過一個大的馬戲團，亞倫從來沒看到過馬戲團，他倆心裏都擔心着一個同樣的問題：這個馬戲團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們住在印第安那的一個小村子裏，在農業區的中心。馬戲團是難得幾年來一次的，而這天正是馬戲團老闆們認為值得來一次的『演出日』。宣傳這一天偉大場面的廣告剛一貼出，兩個孩子馬上奔到他們的母親那兒，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她跟以往一樣，傾聽着他們講，然後，回答他們說：『糟糕得很，孩子，兩張票得要一元二毛錢呢，我可沒這份兒錢買票呵。』孩子們從來沒爭論過一句。自從三年前他們的父親遺棄了他們以後，這些『不』和『糟糕』的字眼就來跟他們一起生活着，而且沒法不接受。

但是離開這次談話後不久，愛迪從一個比較年長的孩子那兒聽到了一個重要的消息。要是你來的早，要是你幫着挑水，幫着安排些座椅，或者幫着做點其他工作，那麼，你就可以免費進去看戲了。因此，在七點四十五分，這兩個叫坎麥爾的兄弟就到了這兒，還帶了兩片用紙袋包着的花生醬三明治，哥兒倆都迫切地渴望着能找到工作。可是他們的工作還沒到來，而他們卻有很多理由來爲自己擔心。在亞倫，他所擔心的問題

是人家會不會要一個七歲大的孩子幹活，可是對於愛迪，問題就不同了。在他們的母親離家出去做工的那些日子裏，他負責照顧着他的弟弟。這次，他們的母親答應他們出來是有條件的：要他答應她決不離開他的弟弟。他答應了——可是他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人家只肯僱他一個人，因此他就非得選擇一下，到底是看馬戲團呢，還是照顧他的弟弟。放棄馬戲團是不能設想的；可是，要是讓亞倫一個人自顧自，讓他獨自個兒走一哩多路回家去，那就等於說要挨一頓痛打和沒有晚飯吃。這樣，愛迪一邊玩着『割地皮』遊戲，一邊擔憂着無論他怎樣決定，一種惡劣的命運正在前面等着他。

從八點鐘到八點半，到九點。來到廣場上的孩子越來越多了。坎麥爾兄弟停止了遊戲，來回跑着，好像是兩個在敵人國土裏的間諜。每一個新到的孩子都受到盤問，問他是買票進去呢，還是幹點活兒免費進去。先到的想幹活進去的孩子已經很多了，每一個新到的競爭者都被估計着年齡，體力，以及在這個勞動力市場上可能的競爭。

最後，在十點半，一批堂皇的先驅隊到了，是一列拖車，用隆隆震耳的拖拉機曳引

着。高大的拖車漆成紅色，兩旁標着『蓓雷兄弟馬戲團』的白色大字。一陣響亮的、歡騰的呼聲從那羣等着的孩子的喉嚨裏爆發出來，他們在廣闊的田野裏奔着，高聲喊叫：『我願意幹活兒……僱我吧……我力氣大。』沒人理他們，也沒人理他們……除了有時有人叫着：『當心……注意……往後站。』拖車越到越多，散聚在廣場的各處，隨後又來了幾輛運貨車，車上跳下一夥穿着套褲和斜紋布服的人們，他們一到就狂熱地忙碌起來。有些人把拖車兩側放下來，露出幾大捆帆布和一些粗大的、五顏六色的竹竿；也有人爬到拖拉機上面，搬弄着起重轆轤和打樁機。

坎麥爾兄弟跟其餘的孩子一樣，倉皇地從這個忙碌的場所奔到另一個場所，用微弱的孩子嗓音急切地叫着：『你們要人幫忙嗎？……你們要我幹活嗎？……你們要僱孩子嗎？』他們被這些人揮手斥開或喝退，這些人倒不是不和善，而是怕誤了時刻，現在正忙的厲害。拖車和人越到越多——接着一隊奇異的、行動遲緩的大象，共十四頭，搖擺着走來，每一頭象用鼻子捲着前面一頭象的尾巴——接着帆布打開了，在地上鋪着，甚至有幾隻象也用鼻子來幫着拖拉東西——這時他們小哥兒倆的心頭充滿了失望。亞倫叫道：『他們不會要我們幹活兒的，你瞧，那是個謠言。』愛迪須得先叫自己安心，然

後才能叫他的弟弟安心，因此他沒法子給他弟弟一點安慰。他們覺得田野上這麼忙，沒做的工作這麼多，而他們這些有用的孩子一個也不僱，這件事真叫人莫名其妙，也太可惡了。

可是那些拖拉機依舊隆隆地吼着離去，接着又帶了更多的拖車和人回來。這時候廣場已經成為小孩子們的危險地帶了。他們小哥兒倆一再地被高聲警告着，叫他們走開。在抑鬱的靜寂中，他們聽到了一個冷靜的、一羣不在幹活的象比肩站列着的角落裏。他們在那兒遇到了其他的孩子，他們互相交談了一下，知道誰也沒給僱用。他倆坐下來，瞅着大象，瞅着廣野上的忙碌情形，心裏越來越憂鬱了。

『我早就對你說過，』隔了一會亞倫喃喃地說，『他們不僱孩子。咱們回來吧。』

『回去？回去幹嗎？這兒比家裏總好玩些。』

『不，不好玩，咱們要是看不到馬戲，就沒什麼好玩的。』

『咱們不是看見大象了嗎？你幹嗎不看大象呢？』

『我看厭了。我要看小丑。要是看着小丑，我就不要呆在這兒。』

『呃，你不能回家，你要回家，我就給你一個耳光。』

亞倫的聲音有點顫抖。『你不敢揍我。我會告訴媽。』

『呵，聽着，不要小孩氣。我不會揍你的。可是你回家去幹嗎？這兒更好玩呢。這兒不是還有時間可以找到活兒幹嗎？』

『我要看小丑。』亞倫嘟囔着說。

已經是十一點了。他們打開了紙袋，把兩塊花生醬三明治狼吞虎嚥地嚼了。現在有更多的孩子跟他們一起在田野旁邊坐着，還有少數成年人。這兒有着種種的謠言：有人說因為馬戲團到得太遲，所以今天下午的戲不演了，因此一個孩子也不要。可是緊跟着這個的是一個剛巧相反的傳說：爲了要下午演出，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幫忙幹活。每一個願意幹活的將在十二點僱用，而且除了一張免費戲票外，還給一元錢工錢。『你瞧，』愛迪勝利地叫道，『我叫你等着的。』亞倫聽到了也興奮起來。可是到了十二點鐘還是一個人也沒叫僱用時，他又開始吵着要回家了。

不久，田野的一個角上搭起一座高大的帳幕，有人傳說這是馬戲團人員的餐廳，並且需要一些孩子去幫忙安排桌子和長凳。可是沒人來僱用他們，幾個比較年長的孩子走過去詢問時，立刻就給人揮手趕開了。動物園的帳幕搭好了。帆布的圍牆在風中舞動

着，跟着附屬展覽園的帳幕也搭起來。然後，到了一點鐘，高大的大帳幕支了起來，所有的旁觀者都吆喊起來，因為這確是個動人的場面——可是這兒沒有工作給坎麥爾哥兒倆做，也沒有工作給其他哪個孩子做。只有幾個咧着嘴笑着的馬戲團工作人員，有時跑過來沿着田邊打上一些樁子。他們鋤進木樁，把繩索在上面一套，又走開了。

小哥兒倆坐在地上，身子緊挨着身子，默默地一聲不吭。近三個星期以來，他們每天渴望着，幻想着這麼一個光輝歡樂的日子。可是到了這一天，它卻又變得這樣痛苦。他們又等了半個鐘頭，一個坐在他們身旁的孩子站了起來，大聲嚷着說他想去看看那個附屬展覽園是否開放了，允許買票的人進去。他倆轉過身來瞅着他離開的背影，好像瞅着自己的敵人，隨後轉回身來，淒涼而悲哀地互相凝視着，每個人開始在他年輕的生命裏第一次了解到金錢的無窮的、恐怖的魔力。

但接着他們全都給僱用了。在他們面前，突然站出來一個高大的、笑吟吟的傢伙，穿着一套污穢的斜紋嗶嘰西裝，一條鮮豔的領帶在風中微微飄動着，一頂巴拿馬草帽在他的禿腦袋上往後頂着。他把兩指插在嘴裏，尖聲打着唿哨，瞧見一長溜孩子發楞的神情笑了起來，隨後高聲叫道：『你們這些孩子有誰要看馬戲的嗎？』約有八十個孩子，